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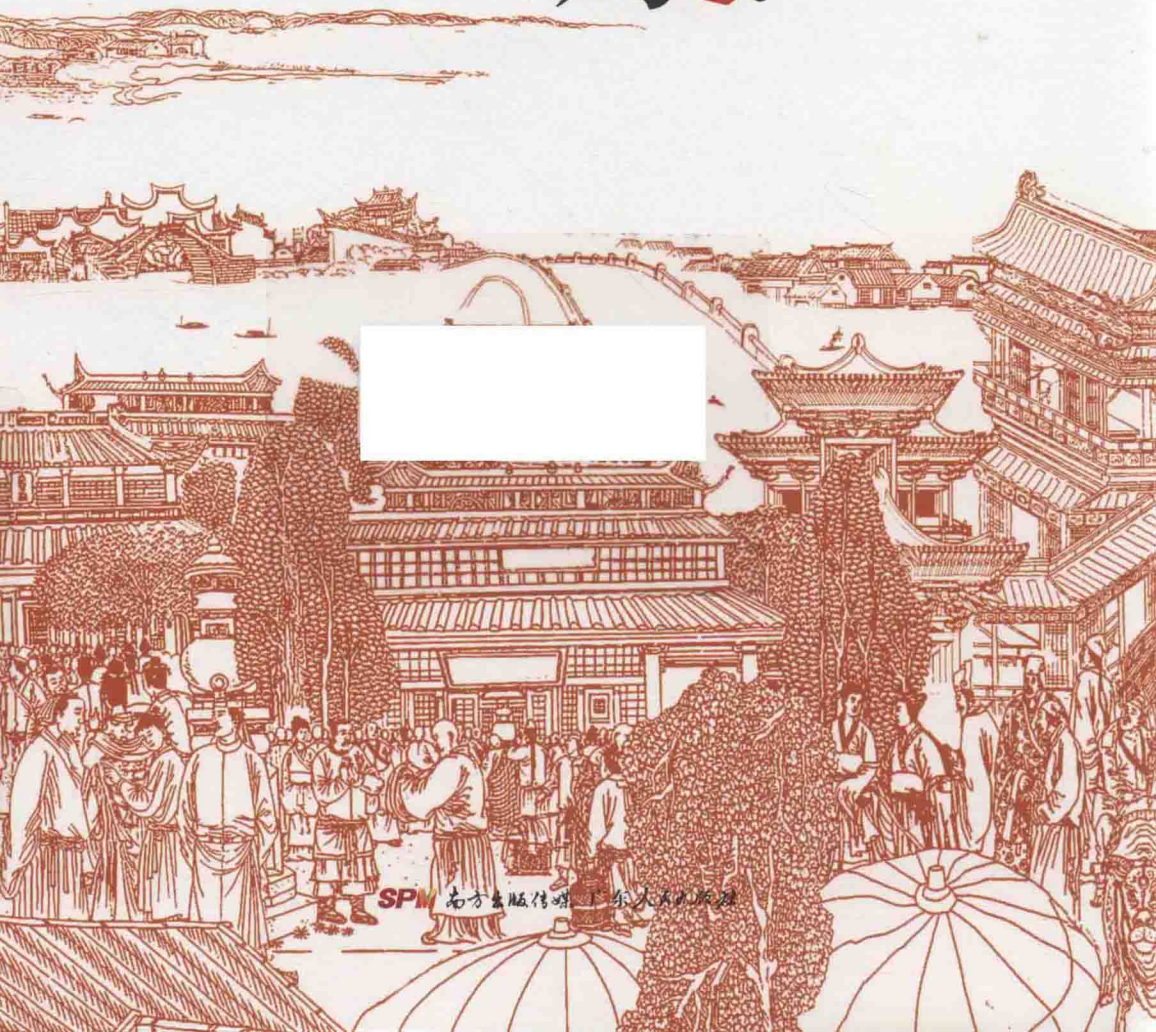
【四川风云】

宋末大变局

上册。

张生全◎著

蒙古铁骑天下无敌
谁在四川找到了遏制的大方略
却为何
如此方略最终无法实施



SPM 南方出版社

【四川风云】

宋末大变局^{上册}。

张生全◎著

蒙古铁骑天下无敌
谁在四川找到了遏制的大方略
却为何
如此方略最终无法实施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上册 / 张生全著.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9

ISBN 978-7-218-10886-5

I. ①宋…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1773号

Song Mo Da Bian Ju Si Chuan Feng Yun Shang Ce

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上册

张生全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策划：李敏

责任编辑：肖风华 李敏

装帧设计：郭群花

绘图：张帆

责任技编：周杰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广州市人杰彩印厂

开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21.75 字数：310千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1487 83790604 邮购：（020）83781421

目录 Contents

- 001 第一章 • 大帅入川
别婉妻孤军闯敌阵 设伏计只身救成都
- 025 第二章 • 嘉定是关键
救书生赛存孝逞勇 斗恶霸余大帅忍屈
- 051 第三章 • 诗里的秘密
招贤才礼遇烂滚龙 建钓鱼参悟抗蒙计
- 081 第四章 • 灭门案
谜中谜谁造惊天案 计中计哪是盗宝贼
- 107 第五章 • 空城计也能用第二次
余大帅火烧渠江城 黄睿娘妙设空城计
- 133 第六章 • 剿匪还是其他
止内战插手挽狂澜 求平安射脚退强敌

- 161 第七章 • 除逆还是其他
不听号令二将被诛 鱼肉百姓一官遭屠
- 189 第八章 • 舍己保帅
救主帅义俞兴担责 打情郎痴小青生嗔
- 215 第九章 • 老吾老
交好义军知府施惠 巴结上司通判排阵
- 239 第十章 • 锦衣行
理学家携宝拜权贵 制置使衣锦还故乡
- 265 第十一章 • 统一战线
假和谈姚因谋设局 真试探史嵩之做套
- 291 第十二章 • 谁破坏统一战线
劫囚车奸施两面计 筑边城信守一贯策
- 315 第十三章 • 粮草问题
声东击西杨文劫粮 虚情假意因谋哭吊



第一章 大帅入川

别婉妻孤军闯敌阵

设伏计只身救成都

通往四川夔州的驿道上

阴风怒号，漫天风雪，山川大地一片白茫茫。

在山间一条窄窄的险峻的驿道上，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将军带着两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将领骑马艰难地跋涉着。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顶单薄的小轿和十几个扛枪的侍卫。

山路崎岖陡峭，马蹄打滑。三人翻身下马，扯着马缰绳往山上爬。一阵狂风卷地刮来，密集的雪粒腾空而起，这一队人马瞬间便变得模糊不清。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们爬上一个山顶，就像从一片风雪的海里爬出来一样，每个人身上都是湿漉漉的，却又冒着热腾腾的蒸汽。那十几个侍卫早已坚持不住了，不停擦汗，摇摇晃晃的，站也站不直，还用渴求的眼光望着中年将军。

中年将军看了众人一眼，轻轻说道：“大家休息一会儿吧……”话音一落，侍卫们便一屁股跌坐在雪地上。中年将军摇摇头，苦笑一下，走到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他的眼前是绵延起伏的莽莽群山，雪线像千万条密箭往群山射落而去。渐渐地，眼前的情景变成了这样一幅画面：数万蒙古大军在成都平原上急速奔跑，扬起一大片尘烟。在蒙古人闪亮的刀锋之下，南宋军队和老百姓一片片倒下，鲜血飞溅，惨嚎声四起；房屋一间间倒塌，化为灰烬；大片大片金黄的稻谷被踩在密集奔跑的铁蹄之下……

中年将军脸上的肌肉抖了抖，牙齿咬得咯咯响，眼中射出吓人的光。他霍地站起来，往后一招手，道：“咱们走！”

夔州府衙大门外

淳祐三年（1243年）正月的一天早上，住在夔州府衙的汉东郡公、荆湖制置大使孟珙刚起床洗漱，一个侍卫进来向他报告道：“孟公，新任四川制置使余玠余大人在门外求见！”



孟珙既惊讶又兴奋地对身边的孟夫人说道：“这么快就到了？我还以为至少要一个月以后呢！”

孟夫人也惊奇地说：“这不是早上吗？难道他们一整晚都在赶路？”

孟珙来不及穿衣，便与夫人一起迎了出去。抬眼一看，站在他们面前的，竟是几个风雪满身的雪人。

为首的那位中年将军跨前一步，俯身行礼道：“下官余玠，拜见孟公！”

孟珙赶紧上前搀起余玠，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道：“义夫啊，真是辛苦你了！走，咱们进去烤烤火，暖暖身子！”

余玠转身冲小轿喊道：“夫人，快下轿拜见孟公！”

孟珙道：“怎么？把宝眷也带来了？”

挺着七个月大肚子的余玠夫人黄莲香被妹妹黄睿娘及丫鬟春娟搀扶着，蹒跚走下轿来。黄莲香脸色煞白，冷汗直冒，眉头紧蹙，一副痛苦至极的样子。

余玠没有看见，还在一旁抱怨道：“唉，让她后一步来，却偏偏要跟着，耽误了咱们不少行军时间……”

黄睿娘打断余玠的话，责怪道：“姐夫，你说什么呢？你没看见姐姐都肚痛成这样子了吗……”

孟夫人赶紧过来，一起搀住黄莲香往里走。黄莲香显然痛苦至极，脸白得像纸一样，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外冒，但她紧咬嘴唇，愣是不出声。

黄睿娘担忧地看着黄莲香道：“姐姐，你没事吧？”又抬头对余玠道，“姐夫啊，姐姐是不是要生了？”

余玠依然满不在乎地说：“怎么会，才七个月呢！”

“七个月！”孟夫人一边搀扶着黄莲香往里走，一边埋怨道，“这么冷的天，又走得那么急，再牢固的瓜儿也是会被颠下来的！余大人，不是老身说你，你也太不细心了！”接着，又大声招呼丫鬟道，“你们快去！快去把

大夫请来！”

孟珙用指头点了点余玠，哈哈大笑起来。

余玠挠挠头，也跟着尴尬地嘿嘿笑。

夔州府衙，会客厅

一盆红彤彤的炭火放在会客厅中央。孟珙坐在上首，余玠坐客座。余玠身旁，张武和杨文两个随他前来的青年军官端端地站着。隔壁传来黄莲香分娩阵痛时压抑的呻吟声。

孟珙手拿火钳拨弄着火盆里的炭火，抬头看了神情紧张的余玠一眼，笑道：“义夫啊，别担心，咱这夔州府的大夫医术还是蛮不错的，弟妹没事的！”

“没有，没有，”余玠不好意思地笑笑，转移话题道，“孟公啊，去年蒙古人横行四蜀，直抵夔门。幸亏孟公提兵荡寇，击溃蒙军。否则，四川不保，江南危急啊！”

孟珙叹口气道：“唉，老夫虽然侥幸打了一些胜仗，但一人统领两个战区，顾此失彼，实在忙不过来啊。现在好了，官家派你来接替老夫经略四川，你胆识气魄都异于常人，相信一定能在四川开辟出一番崭新气象的！”

“孟公过誉了！”余玠道，“下官一定全力以赴！下官离开临安的时候，曾向官家保证说，请官家给下官十年时间，下官必定把全四川的土地完整地交还朝廷！”

孟珙点点头道：“义夫，你有这样的志向，令人欣慰啊！不过，要完成这个任务，并不容易。四川四路，其中利州路被蒙古人占去一大半，川北屏障完全丧失。蒙古人以兴元、利州为根据地，突入内地抄掠，如入无人之境。义夫，你的责任重大啊！”

余玠说：“从宝庆三年蒙古人侵入四川开始到现在，十六年来，他们如洪水一样，一次次冲洗巴蜀大地，直把一个鱼米之乡的天府之国，刷成一片



荒漠废墟，实在可恨！”

孟珙说：“是啊，十六年来，四川先后换了十二任制置使，每任制置使任职平均不到两年时间。义夫啊，你想过这是什么原因吗？”

余玠陷入沉思，正要回答，突然，黄莲香一声尖利的惨叫从里屋传来。余玠脸色大变，神色不安。

却又在这时候，外面有个侍卫气喘吁吁地闯进来，向孟珙跪礼报告道：“报，报告孟公，蒙古人又来了，把，把成都包围了……”

孟珙和余玠都猛地站了起来。孟珙道：“义夫啊，弟妹正临盆，你走不开，让老夫领兵帮你打这一仗吧？”

余玠道：“那怎么行，下官身为四川制置使，岂能因私废公，临阵退缩！下官即刻起身赶往前线！”

孟珙赞叹道：“好！老夫拨给你六千精兵，再送你两员猛将，助你成功！”说着，吩咐侍卫道：“传王坚、俞兴！”

很快，两名青年军官走了进来，向孟珙行礼道：“孟公！”

孟珙指着余玠，热情地对两人说道：“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位是新任四川制置使的余玠余大帅！”

王坚、俞兴行礼道：“大帅！”

孟珙拍着一个四方脸、虬髯、目光坚毅的年轻军官肩膀，说道：“义夫，这位是统制王坚！”

余玠眼睛一亮，高兴地说道：“原来是王坚将军啊！嚯嚯，王将军的威名早已如雷贯耳！嘉熙三年，王将军仅带二十几个人，便烧毁蒙军囤积在顺阳丹江沿岸的千艘战船和大批木料，粉碎其造船渡江阴谋，实在了不起！”

王坚豪爽一笑道：“这不算什么，如果蒙古人还敢造船，末将照样一把火给他烧个干干净净！”

孟珙又拍了拍另一位面容俊朗、表情沉静的年轻军官，说道：“义夫，

这位是团练使俞兴……”

余玠惊讶地问道：“莫不是曾率十二人夜登城墙，斩杀信阳主将，提其头颅，兵不血刃回营的‘赛存孝’俞兴将军？”

“正是！”孟珙呵呵一笑，“当年后唐李存孝十八骑拔长安，而俞兴十二人就搞定信阳，不是‘赛存孝’是什么！”

俞兴拱拱手，谦虚地说道：“惭愧，末将岂敢与后唐第一猛将相提并论！末将未曾收复一寸失地，未曾建立一份功劳，这样的称号，如何敢当！”

王坚看见余玠身后也站着两位青年将军，便问道：“大帅，这两位兄弟是？”

余玠道：“张武，杨文……”

王坚也是大为惊讶，问道：“莫不是人称‘文武双煞’的张武、杨文两位兄弟？”

张武、杨文一抱拳，颌首微笑道：“王将军，正是我等！”

王坚走过去，猛地拍着张武、杨文的肩膀，哈哈大笑道：“两位兄弟随大帅纵横淮东，英名远扬，王某仰慕已久，一直无缘得见。今日终于能见到两位兄弟，是王某之幸啊！”

众人都喜出望外，哈哈大笑起来。

孟珙严肃地说道：“王坚、俞兴，刚接到探报，蒙古人又南下包围成都，老夫给你们六千精兵，你们随余大帅急速前往成都解围，不得有误！”

王坚、俞兴齐道：“末将听令！”

“多谢孟公！”余玠转身发令道：“王坚将军，你带两百人为先锋，换马不换人，务必两天之内赶到成都，摸清敌骑情况。杨文，你带一千人殿后，押运粮草。俞兴、张武和本帅率余下人马为中军，随后赶到。”

众将各个听令，自去准备。



余玠叫过身边赵笑、李肃两侍卫，写了一道手谕，盖上印信交给他们，又对他们耳语了几句。赵笑、李肃领命而去。

余玠转头往里屋瞟了一眼，又极快地转过身来，正要迈步往外走。突然，黄睿娘从里屋匆匆忙忙跑出来，没注意，一头撞进俞兴怀里。俞兴赶紧扶住黄睿娘，往后退了一步。黄睿娘瞪了俞兴一眼，一时又羞又急，满脸通红，冲余玠嚷道：“姐夫，姐姐痛成这样，正在过鬼门关呢！你怎么能现在就走呢？再等会儿，等姐姐生了再说吧！”

余玠道：“睿娘，实在是军情紧急，姐夫不敢耽搁啊……”

黄睿娘道：“姐夫，我知道军情紧急，难道半天都不能等吗？姐姐要是知道她在最危险的时候你撒手走了，她会怎么想啊？”

余玠道：“睿娘啊，你姐姐那里，就劳你帮姐夫多解释解释，姐夫实在是不能耽搁啊……”

里屋又传来黄莲香一声痛楚的尖叫。黄睿娘一跺脚，转身进去了。

余玠向孟珩行一个礼，道：“孟公，军令在身，不敢多留，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孟珩拍拍余玠肩膀，有些难过地说道：“好！义夫放心前去，弟妹我们会帮你照顾好的，喜讯一到，老夫会派人第一时间告之！”

望着余玠匆匆跑去的背影，孟珩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成都郊外，余玠营帐

余玠一行人急火流星赶往成都，在离成都城二十里外的地方扎下营帐。王坚知道余玠赶到后，忙跑来报告情况。

一见王坚，余玠便焦急地问道：“王将军，情况怎么样？”

王坚说：“此次抄掠成都的蒙古军统帅叫汪德臣，乃汪世显次子。汪世显去世后，蒙古监国太后脱列哥那即让汪德臣替代其父职位，为都元帅。汪

德臣为表现他对主子的忠诚，当即兴兵三万前来成都打草谷！”

余玠道：“如此看来，汪德臣急于立功，拿不下成都，他是不会撤退的了……”

王坚道：“正是如此！”

余玠又问道：“城内情况怎么样？”

王坚道：“城内情况不明。去年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在成都抗蒙中被俘遇害后，成都只是由通判朱文炳暂为管理，朝廷还没来得及任命新的制置使，谁知蒙古人又打进来了。城中缺兵少粮，破城只在旦夕之间！”

余玠陷入沉思，在帐里来回走了两圈，转身命令道：“王坚、俞兴、张武听令！”

三人齐声道：“末将在！”

余玠：“王坚，你带两千人马袭击南门攻城之敌；俞兴，你带两千人马袭击西门攻城之敌；张武，你带一千人马袭击东门攻城之敌。”

余玠发令完，张武说道：“大帅，咱们就这样和蒙古人打？本来就兵力不足，这样是否太过分散？”

王坚拍拍张武肩膀道：“张武兄弟，你怎么怕了？你号称‘武煞’，当年在淮东的时候，多次只身在蒙古百万军中杀进杀出，来去自如。现在给你一千人马，你还怕？你要担心兵力不足，王某分一千给你！”

张武辩解道：“王大哥，小弟不是怕！和蒙古人打仗，小弟还从来不知道‘怕’字怎么写！只是在这一览无余的平原之地，以区区一两千兵力，对付敌人数万人马，这不是驱羊入虎口吗？”

余玠笑着问道：“张武，依你看，这仗该怎么打？”

张武说：“只能集中兵力，突其一门。”

余玠问：“你觉得咱们集中兵力，突其一门，就一定能打败敌军吗？”

张武一怔，说道：“这个，倒不一定……不过如果能和城内朱文炳取得



联系，内外夹攻，或可取胜。”

余玠说：“就算打赢了，敌军快速运动其余四门之敌，合围过来，咱们不也是驱羊入虎口？”

王坚豪气地说道：“既然都打不赢，那就狭路相逢勇者胜，大不了和敌人同归于尽！”

余玠呵呵一笑说：“不，王将军，咱们刚来四川，可不能轻言牺牲。咱们不但要打，还一定要打胜。全川百姓都看着咱们打仗呢，这仗要打不胜，以后再组织抗蒙，就难了……”

俞兴微笑着点点头。

余玠转身坐下，接着说道：“本帅今天这样安排，不是要你们立马打败攻城之敌，这是不现实的。本帅只是让你们不断袭扰他们，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带着他们在成都平原上兜圈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打乱蒙古军攻城节奏，给朱文炳等将士增加守城信心。”

“接下来呢？”张武又问道。

余玠说：“你们先完成这一步，接下来本帅自有妙计！”

张武虽然仍心存疑虑，但还是和其他两人接令而去了。

成都郊外，余玠营帐

这一日，余玠正在帐中看书，张武闯进来，焦急地说道：“大帅，这样兜圈子的办法恐怕不行啊！虽然咱们延缓了蒙古人对城里的进攻，但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蒙古人的骑兵比咱们跑得快，成都平原又一览无遗，咱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大帅，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啊？”

余玠目光并没有离开书本，只静静说道：“张武，别着急，再等等。”

张武出去后不久，王坚又闯进帐来，大叫道：“大帅，您让咱不准和敌人硬拼，只带着他们兜圈子玩儿，这要玩到什么时候啊？现在蒙古人都不屑

于和咱们玩儿了，他们只一意在那儿攻城，不再理睬咱们呢！”

余玠额头上浸出了汗珠，但他依然笑笑道：“他们不把咱们当回事就对了，咱们就是要他们不把咱们当回事。呵呵，王将军，再等等……”

王坚一拳打在另一掌心里，“嗨”地叹了口气，转身出去了。

一会儿后，张武又闯进帐来，不安地对余玠说道：“大帅，属下听到俞兴、王坚在外面议论您呢……”

余玠眼也不抬地问道：“他们议论本帅什么？”

“他们说，他们说……”张武忽地抬起头，直视余玠道：“大帅，不怪他们议论，咱们这仗确实打得很窝囊！大帅啊，行不行咱们毕其一役和蒙古人拼一次，即便战死，也不失咱们淮东人的威风啊！”

余玠依然继续看着书，轻轻说道：“再等等，咱们的转机就会来了……”

侍卫赵笑、李肃风尘仆仆地走进来。

余玠一见，忙把书往桌上一扔，站起来急切地问道：“情况怎么样？”

赵笑上前，附在余玠耳边，悄悄说了几句。

余玠的脸上现出愤怒的神色，捏紧拳头在桌上猛砸一拳，又来来回回地在屋子里走了几步，转身对张武说道：“张武，你赶紧去把俞兴、王坚、杨文请进来，本帅有话要说。”

一会儿后，俞兴、王坚、杨文及张武都拥了进来，站在余玠面前。

余玠把众将扫了一眼，缓缓说道：“各位将军，本帅知道大家对救援成都一仗的打法有意见。这很正常，咱们都是从刀口上滚过来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畏惧，这仗打得确实有点窝囊。不过，这也没有办法，咱们兵力不足，只能这样和敌人兜圈子。但你们也都看出来了，兜圈子最多打乱蒙古人攻城的节奏，要想解成都之围，是不可能的……”

“是啊，”王坚沮丧地说道，“这样打下去，只能让蒙古人越来越瞧不起咱们！黔驴之技，不过尔尔，他们甚至都懒得搭理咱们了！”



“呵呵，”余玠笑了笑，说道，“王将军，他们懒得搭理咱们就对了！咱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他们把咱们不当回事！”

王坚吃惊地问道：“大帅，为什么？咱们可不能受这样的屈辱！”

余玠走到窗前，指着窗外说道：“各位将军，你们看见远处的那座山了吗？那座山叫云顶山。这两天，本帅让杨文去山上查勘了一下地形。杨文，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是，大帅！”杨文道，“这座云顶山十分险峻，难得的是两峰壁立，中间一座深峡，正是伏击敌人的好地方。大帅的意思是，咱们把敌人引到深峡里，依靠地利之便，进行狙击，便可大获全胜。”

王坚嚷道：“想法是不错，但敌人能乖乖地跟我们进入深峡吗？”

张武接着说道：“是啊，就是在这平原上，蒙古人对咱们也是爱理不理的，何况是跟着咱们进入山谷！”

余玠说：“别的人或许不会引起蒙古人注意，但有个人出面，一定就能把他们引进去！”

“谁？”众将一起问。

余玠指了指自己，呵呵一笑道：“本帅！”

看到众人一片惊愕的表情，余玠接着说道，“你们看，这次汪德臣带着蒙古军抄掠成都，不正是为了在他的蒙古主子面前立功吗？如果他看见新任的四川制置使就在眼前，抓他如探囊取物，你们说，他会不会动心？会不会跟着咱们跑？”

“不行，”张武担心地叫道，“大帅，您这样做可太危险了！”

其余将领也跟着叫道：“是啊大帅，怎么能让您以身涉险！”

余玠淡淡一笑说：“咱们兵力太少，不置之死地，如何能绝处逢生？”

俞兴说：“大帅，咱们再合计合计……”

张武也说道：“是啊，或许还可以找到其他办法……”

“还能有什么办法？”余玠打断众将，“大家不用再说了，都听本帅号令，不得违抗！”

说着，余玠向众将安排了任务。众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开腔。

余玠虎着脸大喝道：“接令！”

众将方才抱拳行礼应道：“遵命！”

余玠又喊过赵笑、李肃道：“赵笑、李肃，向蒙古人下战书！”

成都郊外，两军阵前

两万蒙古骑兵在成都郊外的平原上站成一个庞大恐怖的军阵。阵中旌旗猎猎，刀枪如林。背后隐隐是成都城低矮破碎的城墙、房屋。

余玠和俞兴带着寥寥五百人马向蒙古大军缓缓走去，一面巨大的旗帜摇摆着旗穗，在宋军阵前飘扬着。旗上绣着一个“余”字。

蒙古大军见宋军只有区区五百人，不紧不慢地走过来，都哈哈大笑起来。全副武装身材彪悍的汪德臣把手一举，止住了大家的笑声，驱马上前，举刀指着宋军大喝道：“你们不是说要决一死战吗？为什么只有这点人马？是什么奸计？”

余玠也驱马上前两步，笑道：“咱们的将士个个以一当十，打你汪德臣，这点人马已经足够了！”

“好大的口气！”汪德臣大怒道，“你是谁？速速报上名来，本帅不杀无名之辈！”

俞兴跨前两步，提枪指着汪德臣大笑道：“汪德臣，你原来这么没有眼力！新任四川制置使，余玠余大帅你都不认识！”

蒙古军中一阵骚动。汪德臣也吃惊地问道：“你果真是余玠？”

余玠呵呵一笑道：“正是本帅！汪德臣啊，你这人不但没有眼力，你还没记性！”